

人生秋色

◎葛鑫

“秋天,天那么高,那么蓝。高高的蓝天上飘着几朵白云。蓝天下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稻田。稻子熟了,黄澄澄的,像铺了一地的金子……”童年的秋天是彩色的,是在琅琅读书声中飘散的七色云,那南飞的大雁、池塘边的梧桐树、树叶上的小蚂蚁……都是云端的一道道风景。

岁月无声地滑过,秋色被一点点渲染、一点点描摹,时而近、时而远,时而流动、时而静止,时而彩霞满天、时而落木萧萧……一路走过童年、少年、青年,秋色终在变幻中飘逝着,如切如磋、如琢如磨,直到自己也成为一抹秋色。

人到中老年,便拥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秋天。走在秋天的我开始喜欢旅行,喜欢坐在火车上一站站行走。人生如列车,在列车行进过程中的任何时刻,都可以从窗口看到一个与过去所见不同的风景,收获一份惊喜——惊喜于田野的一马平川,风驰电掣般奔向地平线;惊喜于突兀而起的一座山峰,与蓝天交接构筑你行程的路标;惊喜于那滔滔江水,在脚下澎湃出与车轮的合奏;惊喜于诸多一闪即逝的面孔,交错出或友好或淡漠的信息,传递着生命的繁华。我习惯一个人默默地端坐于窗口,凝神静视外面变幻的世界。仿佛在凝视的瞬间就能感觉出行色匆匆、逝者如斯,也仿佛能体会到生命的驿动。

再回首听老歌“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,谁安慰爱哭的你,我也是偶然翻相片,才想起同桌的你……”才发现我们年少无知的岁月早已淡成了风中的落叶。剩下的事大家都差不多了,恋爱婚姻。不是人人都幸福,但人人都有梦,恋爱时未必人人都能洞若观火、智如先知,选择了婚姻便选择了一种活法、一种责任。至于幸福,便是脚与鞋的关系甘苦自知了。到了为人父母知养育之恩时,自己的父母却垂垂老矣,有的甚至遽然逝去,让初悟世情的儿女捶胸顿足,而舐犊之情债,便成了人类两代人之间永远无法清算的一笔重债。

如此一路走下去,感觉生活是一条轨道,我们执一张没有回程的车票,一路为我们层层展开的景致接踵入目,未及在大脑的底片上定格便融于逝水。不必遗憾于双眼难以摄录一切美景,因为极目而望又是一方胜地。每个人都是一本光阴写成的故事,当事人认为所谓惊天地、如怨如诉、如诗如画的经历,在他人看来也不过如此。命运的车辙简朴地用黑体字印着:存在。轻轻一抬腿,同龄的朋友都从多梦时节的少女变成了愁肠百结的妇人,日日阴多晴少满目疮痍。

倦意阑珊时,心中终难舍那正在变化的秋色,因为你不能预知下一个时刻将会给你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惊喜,望着窗外,不要错过任何一道风景,这样终点到达时心的行囊便不会空空。

走在人生的秋季,任何一个时刻都是线上的一个点,不仅有枯黄,还有炫目的灿烂、有诗意和远方。



祖孙同行
◎陈顺源

听父亲说书

◎刘小兵

桃园三结义那章,认真地品读钻研起来。父亲最喜欢这章,打小他就教育我们哥仨做人要重情义、懂感恩,这老掉牙的故事父亲今又翻出来,他能说得出彩吗?我暗暗为他捏了把汗。

看完了纸质版的《三国演义》,父亲不知从哪又找来一本袁阔成播讲的《三国演义》影像带,一个人关着门,在家里一遍遍地放着,一次次地揣摩着。

一个星期过去了,也没见父亲给我和母亲汇报演出,依然是关着门,一个人偷偷练。见父亲越来越神秘,母亲有些坐不住了:“你爸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,不会中了魔吧,弄得怪怪的。”经母亲这一提醒,我也颇有些担心起来,于是借口找资料,邀上母亲去父亲房里打探“军情”。

资料自然是没找到,我和母亲倒把担忧的目光齐刷刷投到了父亲的身上。父亲警觉地笑了:“我知道你们的来意,怕我憋出病来不是?放心吧,晚上我给你们露一手,你们就知道马五爷有几只眼了!”

晚上,匆匆吃过饭,母亲早早洗

了碗,父亲就正襟危坐地出场了。他吐字清晰,声音洪亮,语调时而高亢、时而低缓,有如山间溪流在耳旁激荡,余音袅袅;又好似习习微风轻掠发间,波澜不惊。再瞧他神情,目光炯炯,表神丰富,一会儿拧眉,替书中的历史人物捏汗,一会儿展笑,为峰回路转的历史事件开心。说至精彩处,父亲突地把大扇往桌上一拍:“各位看官,欲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。”母亲乐了:“老头子,这刘、关、张结拜后,又咋的了,接着往下说……”惹得我和父亲都开心地笑了。

父亲的汇报演出大获成功,这也给了他很大的信心。不久,父亲就在小区外租了个小店,取名“老刘书店”,白天租书卖书,晚上就支一张书桌说书。渐渐地“老刘书店”就有了名气,每晚附近小区的老哥老姐们都不约而同赶过来听父亲说书。母亲就在一旁烧茶递水,忙得不可开交。

上个星期,我打电话邀父亲母亲双休日来我家吃顿饭。不想,父亲却笑哈哈地说:“改天吧,小区马主任约了我,还说要管我的酒和饭,让我到他家去,给他卧床多年的老爷子说书……”

母亲的手杖

◎刘晓东

坚持下来吗?

我们姐弟商讨了几次,最后还是决定征求母亲意见。母亲非常干脆地说:“做!手术再疼还能比过现在?”去年5月,我和二姐陪母亲住进医院,进行了右腿膝关节手术。术后第二天,母亲就得下床进行锻炼。虽早有心理准备,奈何刀口实在是疼。母亲的腿颤抖着,就是不敢把脚放在地面上。豆大的汗珠从发黄的脸颊上流下来,连衣服都湿透了。母亲的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,我清晰地听到她的喘气声,就像小时候做饭用的风箱,一阵快过一阵。她的手绕过我的头,紧紧扣住我的锁骨。我忍着疼鼓励母亲,让她大胆往前走,说:“不怕,有我呢!”如同几十年前的时光重现,只不过那时是母亲鼓励我学走路,而现在我是她的手杖。

在随后的一年时间里,母亲更

母亲越发离不开手杖了,不仅因为年事已高,更主要的是双腿都做了膝关节手术。虽然术后恢复不错,但总归不如前些年那样灵活。

母亲的腿疼从年轻时就开始了。那时的她风里来雨里去,地里庄稼活儿得干,家里的老人孩子得照顾,根本没注意过自己的身体。开始只轻微疼痛,母亲说忍忍就能过去,再后来是吃药打止痛针。近几年情况越来越严重,不但坐下就站不起来,且只要一走路就钻心般疼。特别遇到阴雨天,疼得她直用手去砸腿。没办法,她不得不找来一根手杖,天天拄着行走。我们姐弟几个带她去过多家医院检查,结论都是一样的:半月板磨损严重,关节间隙明显狭窄。医生们建议做膝关节手术,鉴于母亲已80多岁,恢复要慢一些。再三强调术后必须坚持锻炼,这个过程非常痛苦,母亲能

换了好几根手杖。母亲虽经常和远方亲友们在电话里说拄着手杖就能走路了,可她为了这一天付出了艰辛努力。她天天在父亲的监督下走路锻炼,累极疼极就要发顿脾气,将手杖敲得“咚咚”直响。往往发完脾气,她还会主动拄起手杖,自己在屋子里慢慢走起来。

如今,母亲的左腿膝关节手术也已做完,且恢复良好。她天天拄着手杖在小区花园里遛弯儿,累了就把手杖交给守在一边的父亲,坐在凳子上和小区的叔叔阿姨们聊天。叔叔阿姨们都很佩服母亲的勇气,说80多岁的人还敢做这么大的手术。母亲叹了口气说:“孩子和这根手杖一样,都是我以后离不开的。为了减轻孩子们的负担,我不得不冒这个险。”母亲从父亲手里接过后杖,站起来说:“再说,好日子还在后面,让我拄着它陪他们更长久一点。”